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春明夢餘録　卷五十七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春明夢餘錄卷五十七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太醫院

太醫院在闕東禮部後初置醫學提舉司後改太醫監又改太醫院設院使院判御醫吏目等官主診眡攻療調養之事凡醫術十三科醫生世專科習其業曰大方脈曰小方脈曰婦人曰瘡瘍曰鍼灸曰眼曰口齒曰接

骨曰傷寒曰咽喉曰金鏃曰按摩曰咒由後二科今無
傳洪武六年四月置御藥奉御一人直長二人藥童十
人俱以内官内使充之設太醫院御醫四人以太醫院
醫士充之凡收受四方貢獻名藥及儲蓄藥品奉御一
人掌之凡貢御藥餌醫官就内局循製太醫院官診視
御脈御醫參看較同約會奉御就内局合藥將藥貼連
名封記具本開寫本方藥性治症之法於日月之下醫
官奉御書名以進置簿歷中書省印其縫凡進藥奏本

既具隨即附簿年月下書名奉御收掌以憑稽攷烹調
御藥太醫官與奉御監視每二服合為一服使煎熟分
為二器其一器太醫院先嘗次奉御其一器進御
古者史官樂官與夫醫卜之官皆世掌之業不兼
官官不二事懼其不精也况夫醫不三世不服其
藥執技以事上者惟醫為難精惟疾病為不可不
謹是故食醫之下有疾醫調飲食者不兼於治病
也疾醫之下有瘍醫察內證者不兼於外證也瘍

醫之下有獸醫治禽獸者不兼於治人也

所謂食醫者凡人之疾未有不生於飲食之不謹令也飲食膳羞珍醬之齊既以時而賑之醎酸甘苦辛之助又以時而和之牛羊犬豕魚鴈之宜又以其物而會之凡所以調和王之飲食而助養王之血氣未嘗不及於愜適疾病何自而生乎是故治之於未然之前也不獨食醫為然膳夫之下如烹人則掌水火凡美惡新舊之不同則必辨之如

庖人内饔則掌禽獸凡腥臊羶香之不可食則必辨之苟有一物之傷生害氣者無所不致其察也又不獨烹人庖人内饔為然凡五齊七菹之用醢者則有醢人以掌之凡百事之用鹽者則有鹽人以掌之醯酸鹽醎然後足以成五味之甘而致四時之和氣補五臟之不足故雖瑣瑣末節而必立之官以致膳羞酒醴之物凌人於夏則鑑氷以進以禦暑惡之氣六宫六寢之脩宫人於春冬則掌

鑪炭之共以辟寒濕之氣井匽以流其清泚而泄其汙穢沐浴以澡雪其精神而悅懌其膚體苟有以助王之養而全其内外之和者無所不致其備也又不獨醯人鹽人凌人宫人為然内宰之職以陰禮教六宫以陰禮教九嬪九嬪則以時御敘於王所女御則御敘於王之燕寢苟可以防微而杜漸戕其真而蠱惑其心志者無所不致其嚴也王之所以護養如此而何疾之可致耶大抵味以養

精者也藥石以治疾者也養精為本養形次之治疾為下

凌人之官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司爟之官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夫出火而藏冰皆所以助陽而抑陰内火而求冰皆所以助陰而抑陽以是達陰陽之氣而均寒暑之節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癘疾不作民不夭札

天有五星故有五行以為寒暑以為陰陽風雨晦明分為四時序為五節淫則為裁以生寒熱少腹惑心之疾人有四肢五臟化為五氣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為榮衛章為氣色發為聲音以生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情過則有傷夫天之寒暑陰陽風雨晦明既足以傷形而人之喜怒陰陽運於榮衛之間交通則和有餘不足則病

周禮醫師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察天五

運並時六氣眂人五聲五色九竅九臓之動以探
百病之原決死生之分而度鍼石湯火之所施為
之經方本草藥石寒溫之性量疾病淺深度氣感
輕重假藥味五苦六辛之滋調水火齊和之宜以
通閉解結致五味五穀五藥之養而反之於平至
齊之得猶磁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熱益
熱以寒益寒精氣內傷而見於外以愈為劇以生
為死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宋人王炎運氣說五運六氣之說不見於儒者之六經而見於醫家之素問夫素問乃先秦古書雖未必皆黄帝岐伯之言然秦火以前春秋戰國之際有如和緩秦越人輩雖甚精於醫其察天地陰陽五行之用未能若是精密也則其言雖不盡出於黄帝岐伯其旨亦必有所從受矣且夫寒暑燥濕風火者天之陰陽三陰三陽上奉之木土金水火者地之陰陽生長化收藏下應之而五運行於

其間即五行之化氣也天數中於五戊居之地數中於六己居之戊己土也化氣必以五六故甲己化土而居於其首土生金故乙庚次之金生水故丙辛次之水生木故丁壬次之木生火故戊癸次之此化氣之序也地之三陰三陽亦五行爾而火獨有二五行之妙理也蓋木王於東火王於南金王於西水王於北而土王於四維戊附於戌而在乾己附於辰而在巽而未之對衝在丑故辰戌丑

未寄王之位也未在西南其卦為坤其時為長夏以其處四時之中呂氏月令謂之中央土此土正王之位也春木生火秋金生水冬水生木而夏火制金生氣絶矣惟土王於西南然後以火生土以土生金四時之序循環不窮然火方王於午土遽王於未則火氣必耗故君火以名其氣温而未熱相火以位與太陰同處未申之間奉君令以行暑氣於是火不耗於土不屈於金故丙盛則庚伏此

火所以獨分君相之位也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日行四周而為一紀天以六為節故氣以六期而為一備地以五為制故運以五歲而為一周運統一歲於四時之表氣分六位於一歲之中風雨燥濕寒暑其應有候其至有期然用以占焉往往不效非素問之無驗用其說者知常而不知變故也凡物理有常必有變雖天地之運動往來消息盈虛可以逆其必然者常也

若其變則無所不至可知而不可必也嘗試即其常而言之五太之運是為太過其至先時五少之運是為不及其至後時惟平氣則不疾不徐其至以時其大畧如此火運上臨少陰水運上臨太陽木運上臨厥陰金運上臨陽明土運上臨太陰謂之天符木運臨卯火運臨午金運臨酉水運臨子土運臨四維謂之歲會五太與在泉氣同謂之同天符五少與在泉氣同謂之同歲會若是者其氣

和土運上見厥陰火運上見太陽謂之天刑運水運上見少陽金運上見厥陰謂之運刑天若是者其氣乖此皆五運之常也主氣各居一步厥陰主初少陰少陽次之太陰陽明又次之太陽主終六位不遷客氣與歲推移子歲太陽之水為初丑歲厥陰之木為初迭相往來而少陽之為初氣乃在太陰之後半歲以前司天主之半歲以後在泉主之其大畧如此若其情則有相得與不相得其位

則有順有逆相得者木火相臨火土相臨之類也不相得者金木相臨水火相臨之類也父臨子則順木居少陽之位是已反此則寒水居金位斯逆矣君臨臣則順君火居少陽之位是已反此則相火居君火之位斯逆矣此皆六氣之常也及論其變則有正有邪於是有變有勝有復有鬱有發有淫有承當時而行者正也非時而行者邪也當時而行其過則為變非時而行其至則為勝其救則

為復抑而不伸則為鬱鬱而怒起則為發陵其所勝則為淫極而必反則為承假如太角之化為啟拆而變為摧拉太徵之化為暄燠而變為炎烈正化之為變者然也少角木氣不足清勝而熱復少徵火氣不足寒勝而雨復邪化之正復然也寒勝而無陽燄是為火鬱熱甚而無凄清是為金鬱抑而不伸者然也水鬱而發則為氷雹土鬱而發則為飄驟鬱而怒起者然也風淫所勝則克太陰熱

淫所勝則克陽明陵其所勝者也相火之下水氣
承之濕土之下風氣承之極則有反者然也然摧
拉之變不應普天悉皆大風炎烈之變不應薄海
悉皆燔灼清氣之勝不應宇宙無不明潔雨氣之
復不應山澤無不蒸溽鬱也發也淫也承也其理
皆然凡此者其應非有候其至非有期是以可知
而不可必也其應非有候則有不時而應者矣其
至非有期則有卒然而至者矣是故千里之遠其

變相似者有之百里之近其變不同者亦有之即其時當其處隨其變而占焉則吉凶可知况素問之所以論天地之氣化者將以觀其變而救民之疾也夫大而天地小而人之一身五行之氣皆在焉天地之氣有常無變則人亦和平而無災天地之氣變而失常則疾癘之所從出也是故木氣勝則肝以實病脾以虚病火氣勝則心以實病肺以虚病此醫者所能致察儒者不得其詳也至於官

天地理陰陽順五行使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和平之氣行於兩間國無水旱之災民無妖孽之疾此儒者所當致察醫家未必能知也素問亦畧言之矣五行之精是為五緯與運氣相應有歲星有畏星以此察其行之逆順而占其吉凶然必曰德者福之過者罰之則是運氣之和平而為休祥有德者居之也運氣之乖戾而為災眚有過者致之也雖然其說畧而未詳吾儒之

經則詳矣洪範九疇始於五行中於皇極終於五福六極聖人建極於上以順五行之用是以天下之民有五福而無六極有五福皆可以康寧矣無六極皆免於疾病此其道固有行乎運氣之外者是謂大順成周之時嘗見之由庚之詩作而陰陽得由其道華黍之詩作而四時不失其和由儀之詩作而萬物各得其宜此建皇極順五行使民有五福而無六極之驗也是故素問方技之書而洪

範則聖人經世之大法也知有素問不知有洪範
方技之流也知有洪範不知有素問儒者何病焉
又本草正經序本草舊三卷藥三百六十有五種
梁陶弘景附名醫别録亦三百六十有五種分七
卷唐顯慶中蘇恭增百十有四種國朝開寶中盧
多遜重定增百三十有三種元祐中掌禹錫補注
附以新補八十有二種新定十有七種合一千七
十有六種分二十有一卷新舊混并經之本文遂

晦令搬舊輯為三卷序之曰衣有敝膝樽有元酒樂有土鼓葦籥存古也存古者何不忘其初也世莫古於上古人莫聖於三皇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黄帝有素問等書醫在後世據方按治則聖人濟天下之仁術也古書竹簡火於秦易以卜筮存本草素問以方技存其天乎西漢去古未遠班固藝文志序醫四種三十有六家獨棄本草不録淮南王安曰神農嘗百草滋味一日七十毒醫方始

興樓緩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平帝元始五年舉天下通醫術本草者吏為駕軺傳遣詣京師時重本草如此固不録何也梁七録始載神農本草三卷或者謂初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謂之本草頗疑其不然今考其書論藥性温涼味甘苦多異殆後人所附益非本文古之人能謹起居薄滋味嗜慾故受病少醫又神聖則用藥三百六十有五種有餘矣後之人不能攝生風濕寒暑侵其肌

膚勞苦無極弊其筋骨飲啖無度傷其腸胃嗜慾無已竭其精髓故受病多醫又上非和緩巧非扁倉故用藥一千七十有六種而猶若不足是以删取本文三篇以存古又以儆庸醫和緩已遠扁倉不生藥視古三倍庸醫借此射利幸而中攘臂有矜色不中病者死醫蓋自如與操刃殺人者相去幾何噫

洪武間呂復羣經古方論内經素問世稱黄帝岐

伯問答之書及觀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劉向指為諸韓公子所著程子謂出於戰國之末而其大畧正如禮記之萃於漢儒而與孔子子思之言並傳也蓋靈蘭祕典五常政六元正紀等篇無非闡明陰陽五行生制之理配象合德實切於人身其諸色脈病名鍼灸治要皆推是理以廣之而皇甫謐之甲乙楊上善之太素亦皆本之於此而徵有異同醫家之大綱要法

無越是書矣然按西漢藝文志有内經十八卷及扁鵲白氏二内經凡三家而素問之目乃不列至隋經籍志始有素問之名而不指為内經唐王冰乃以九靈九卷牽合漢志之數而為之註釋復以陰陽大論託為其師張公所藏以補其亡逸而其用心亦勤矣惜乎朱墨混淆玉石相亂訓詁失之於迂疎引援或至於未切至宋林億髙若訥等正其誤文而增其缺義頗於冰為有功今於各篇之

内註意與經相類者仍斷章摘句而釋以己意兾與同志商確非敢妄議前修也内經靈樞漢隋唐藝文志皆不録隋有鍼經九卷唐有靈寳詩及黄帝九靈經十二卷而已或謂王氷以九靈更名為靈樞又謂九靈尤詳於鍼故皇甫謐名之為鍼經即隋志鍼經九卷茍一書而二名不應唐志别出鍼經十二卷也所謂靈寳註者乃扁鵲太元君所箋世所罕傳宋季有靈樞畧一卷今亦湮没紹興

初史崧併是書為十二卷而復其舊較之他本頗
善學者當與素問竝觀葢其旨意互相發明故也
本草三卷舊稱神農本經漢藝文志未嘗錄至梁
陶隱居始尊信而表章之謂此書應與素問同類
但後人多更修飾之耳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與
故猶得全錄及遭漢獻之遷徙晉懐之奔迸文籍
焚靡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三者皆妄也宋高
保衡等校正内經乃云詳王氏元珠世無傳者今

之元珠乃後人附託之文耳雖非王氏之書亦於
素問十九卷二十四卷頗有發明余嘗合素問觀
之而密語所述乃六氣之說與髙氏所指諸卷全
不侔疑必刋傳者所誤也原其所從葢攟摭内經
六徹㫖及至真要等五篇洎天元玉册要言而附
會雜說其諸紀運休祥之應未必可徵實僞書也
茍啟玄别譔果見於世又豈止述氣運一端而巳
覽者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中藏經八卷少室山

鄧處中云華先生佗游公宜山古洞值二老人授以療病之法得石床上書一函用以施試甚驗余乃先生外孫因吊先生寢室夢有所授獲是經於石函中其託為荒誕如此竟不攷傳獄吏焚書之實其偽不攻自破按唐誌有吳普集華氏藥方別無中藏之名普其弟子宜有所集竊意諸卷是其本經然所出郡縣乃多後漢時制疑張仲景華元化所記舊經之藥止三百六十五種因而註釋分

為七卷唐李英公世勣與蘇恭參攷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為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宋劉翰等又附益醫家常用者一百二十種偽蜀孟昶亦命其臣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比增廣世謂之蜀本草至宋掌禹錫等補註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定以白字為神農所說黑字為名醫所傳草石之品可謂大備他若雷公以下蔡邕徐大山秦承祖王季璞鄭虔諸公所譔名本草者凡三十九

部三百五十卷雖顯晦不齊無非輔翼舊經焉耳近代陳衍作本草折衷王好古作湯液本草亦删繁之遺意也竊意舊記郡縣古今沿革不同及一物而根苗異名或同名異質而主療互見者尚須考定俾歸於一可也難經十三卷乃秦越人祖述黄帝内經設為問答之辭以示學者所引經言多非靈素本文蓋古有其書而今亡之耳隋時有呂博望註本不傳宋王惟一集五家之説而醇疵或

相亂惟虞氏粗為可觀紀齊鄉註稍密乃附辨楊元操呂廣王宗正三子之非周仲立頗加訂易而考証未明李子埜亦為句解而無所啟發近代張潔古註後附藥殊非經意王少卿演繹其說目曰重元亦未足以發人之蘊余嘗輯諸家之長先訓詁而後辭意竊附鄙說其間以便後學未敢以為是也傷寒論十卷乃後漢張機仲景用素問熱論之說廣伊尹湯液而為之至晉王叔和始因舊說

重為譔次而宋成無已復為之註釋其後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祇和王實之流固亦互有開發而大綱大要無越乎吐汗下温四法而已蓋一証一藥萬選萬中千載之下如合符節前修指為羣方之祖信矣所可憾者審脉時汩王氏之言三陰率多斷簡況張經王傳亦往往反覆後先亥豕相雜自非字字句句熟玩而精思之未有能造其閫奥者陳無擇嘗補三陰證藥於三陰論其意蓋可見

矣近人徐止善作傷寒補亡恐與先哲之意不合余因竊舉大要以補成氏之未備知醫君子或有所取也脉經十卷乃西晉太醫令王叔和本諸内經素問九靈及扁鵲仲景元化之説裒次而成實醫門之龜鏡診切之指的自與近代做託鈐訣者不同歴歲既深傳授不一各秘所藏互有得失至宋秘閣林億等始考証謬妄頗加改易意其新譔四時經之類皆林氏所增入陳孔顧何大任毛升

王宗卿輩皆嘗審訂刋傳今不多見近人謝堅白以其所藏善本刻於豫章傳者始廣余嘗摭其精語并引内經之辭作診切樞要二卷非敢剪其冗複閒亦補其缺漏且附私說各條之下以與同志研究爾脈訣一卷乃六朝高陽生所譔託以叔和之名謬立七表八裏九道之目以惑學者通真子劉元賔為之註且續歌括附其後辭既鄙俚意亦滋晦今代王光國删其舊辭而益以新語既不出

其畦逕安能得乎本原餘如清溪徐裔甄權李上交輩皆自譔著凡十餘家亦每蹈襲前說在叔和之所不取讀者止記入式歌以馴至乎脈經可也病源論五十卷乃隋大業太醫愽士巢元方等奉敕譔集原諸病候而附以養生導引諸法裒成一家之書醇玼相混蓋可見矣宋之監署乃用為課試元復循襲列醫門之七經然附會雜糅非復當時之舊具眼者當自見之吳景賢亦作病源一書

近代不傳太始天元玉冊元誥十卷不知何人所作歴漢至唐諸藝文志俱不載録其文自與内經不類非戰國時書其間有天皇真人昔書其文若道正無為先天有之太易無名先於道生等語皆老氏遺意意必老氏之徒所著大要推原五運六氣上下臨御主客勝復政化淫正及三元九宫太乙司政之類殊為詳明深足以羽翼内經六微旨五常政等篇太元君扁鵲為之註猶郭象之於南

華非心學之所易曉觀其經註一律似出一人之手謂扁鵲為黄帝時人則其書不古謂扁鵲為秦越人則傳中無太元君之號醫門做託率多類此元珠密語十卷乃啓元子所述其自序謂得遇元珠子而師事之與我啟蒙故自號啟元子蓋啟問於元珠也目曰元珠密語乃元珠子密而口授之言也及考王氏素問序乃云辭理秘密難粗論述者別譔元珠以陳其道二序政自相戾意者元珠

之名取諸蒙莊子所謂黄帝遺元珠使罔象得之
之語則師事元珠子而號啟元論非普輩不能作
鄧氏特附別方而更今名耳觀其方中用太平錢
并山欒者蓋太平乃宋熙陵初年號著預以避厚
陵偏諱而始名山欒其餘可以類推然脈要及察
聲色形証等說必出元化遺意覽者細為審諦當
自知之聖濟經十卷宋徽宗所作大要祖述内素
而引援六經旁及老氏之言以闡軒岐遺旨政和

閒頌是經於兩學辟雍生吳禔為之解義若達道
正紀等篇皆足以裨益治道啟廸衆工餘如孚元
立本制字命物二三章釋諸字義失於穿鑿良由
不攷六書之過瑕瑜具存固無害於美玉也其論
諸醫有曰扁鵲醫如秦鑑燭物妍媸不隱又如奕
秋遇敵著著可法觀者不能測其神機倉公醫如
輪扁斲輪得心應手自不能以巧思語人張長沙
如湯武之師無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敵之大

小皆可制勝華元化醫如庖丁解牛揮刀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當有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孫思邈醫如康成註書詳於訓詁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以無飢矣龐安常醫能啟扁鵲之所秘法元化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當不在古人下錢仲陽醫如李靖用兵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其始以顱顖方著名於時蓋因扁鵲之因時所重而為之變爾陳無擇醫如老吏斷案深於鞫

讞未免移情就法自當其任則有餘使之代治則
緐劇許叔微醫如顧愷寫神神氣有餘特不出形
似之外可模而不可及張易水醫如濂溪之圖太
極分陰分陽而包括理氣其要以古方新病自為
家法或者失察欲指圖為極則近乎畫蛇添足矣
劉河間醫如橐駝種樹所在全活但假氷雪以為
春利於松栢而不利於蒲柳張子和醫如老將對
敵或陳兵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不

善效之非潰則北矣其六門三法蓋長沙之緒餘也李東垣醫如獅弦新絙一鼓而竽籟並息膠柱和之七均由是而不諧矣無他希聲之妙非開指所能知也嚴子禮醫如歐陽詢寫字善守法度而不尚飄逸學者易於摹倣終乏漢晉風度張公度醫專法仲景如簡齋賦詩每有少陵氣韻王德膚醫如虞人張羅廣絡原野而脫兎殊多詭遇獲禽無足算者

宋人沈括良方序予嘗論治病有五難辨疾治疾飲藥處方别藥此五也今之視疾者唯候氣口六脉而已古之人視疾必察其聲音顔色舉動膚理情性嗜好問其所爲考其所行已得其大半而又徧診人迎氣口十二動脉疾發於五臟則五色爲之應五聲爲之變五味爲之偏十二脉爲之動求之如此其詳然而猶懼失之此辨疾之難一也今之治疾者以一二藥書其服餌之節授之而已古

之治疾者先知陰陽運歷之變故山林川澤之竅發而又視其老少肥瘠貴賤居養性術好惡憂喜勞逸順其所宜違其所不宜或藥或火或刺或砭或風或液矯易其故常捭摩其性理摶而索之投機順變間不容髪而又調其衣服理其飲食異其居處因其情變或治以天或治以人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暘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暑之節從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盛衰强弱五臟異禀飲食異

好循其所同察其所偏不以此一形彼不一不以一人例此衆人此人事也言不能傳之於書亦不能喻之於口其精過於承蜩其察甚於刻棘目不捨色耳不失聲手不釋脈猶懼其差也授藥遂去而希十全不其難哉此治疾之難二也古之飲藥者煑煉有節飲啜有宜藥有可以久煑有不可以久煑者有宜熾火有宜溫火此煑煉之節也宜溫宜寒或緩或速或乘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為用

者有違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為敵者此飲啜之宜也而水泉有美惡操藥之人有勤惰如此而責藥之不效者非藥之罪也此服藥之難三也藥之單用為難如世之處方者以一藥為不足又以衆藥益之殊不知藥之有相使者有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方書雖有使佐畏惡之性而古人所未言人情所不測者庸可盡哉如酒之於人有飲之踰石而不亂者有濡吻則顛眩者漆之於人有終

日搏漉而無害者有觸之則瘡爛者焉知他藥於人無似之者此稟賦之異也南人食豬魚以生北人食豬魚以病此風氣之異也水銀得硫黄而赤如丹得礬石而白如雪人之欲酸者無過於醋矣以醋為末足又益之以棖二酸相濟宜甚酸而反甘巴豆善利也以巴豆之利為未足而又益之以大黄則其利反折蠏與柿常食之而無害也二物相遇不旋踵而嘔此色為易見味為易知嘔利為

大變故人人知之至於相合而之他藏致他疾者庸可易知邪如乳石之忌參术觸者多死至於五石散則皆用參术此古人處方之妙而世人或未論也此處方之難四也醫誠藝也方誠善也用之中節也而藥或非良其奈何哉橘過江而為枳麥得濕而為蛾雞踰嶺而黑鸜鵒踰嶺而白月虧而蚌蛤消露下而蚊蝝斥此形氣之易知者也性豈獨不然乎予觀越人蓺茶畦稻一溝一壠之異遠

不能數步則色味頓殊況藥之所生秦越燕楚之
相遠而又有山澤膏瘠燥濕之異稟豈能物物盡
其所宜又素問說陽明在天則花實戕氣少陽在
泉則金石失理如此之論採掇者固未嘗恤也抑
又取之有早晚藏之有良楛風雨燥濕動有穩暴
今之處藥或有惡火者必日之而後咀然安知採
藏之家不嘗烘焙哉又不能必此辨藥之難五也
此五者大槩而已其微至於言不能宣其詳至於

書不能載豈庸庸之人而可以易言醫哉予治方最久有方之良者輒異疏之世之為方者稱其治效嘗喜過實千金肘後之類尤多溢言使人不復敢信予所謂良方者必目覩其驗始著於篇聞不預也然人之疾如向所謂五難者方豈能必良哉一覩其驗即謂之良殆不異乎刻舟以求遺劒者予所以注著其狀於方尾疾有相似者庶幾偶直云耳篇無次序隨得隨注以與人拯道貴速故不

假久伏待完也

元好問傷寒會要序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為國醫者為詳蓋明之世以貲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

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謁之也大槩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為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為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証得藥見藥識証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

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為滕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説所取之藥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為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効明之來謂衆醫言疾深矣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内經有之膀胱者津

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滇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啟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脈沉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已投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

止能寒肺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隐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捄之以去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捄白虎也有温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捄君之治奈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則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彦之夫人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緑腫痛不可忍明之曰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緑非五色

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為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翳色同矣肺腎為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翳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脈皆屬於目脈病則目從之此必經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内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脈七八至

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煑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脈大駭曰幾殺此兒内經有言在脈諸數為熱諸遲為寒今脈八九至是熱極也而㑹要大論云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陜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

長鍼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

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

裴擇之夫人久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

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

陰為陽所搏温劑大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

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畧之家人病

崩漏醫莫能効明之切脈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

十餘種為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

日良愈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為序廼以如上數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效蓋如此云

許衡論病證書梁寬甫證候右脇肺部也嗽而唾血舉動喘促者肺診也發熱脈數不能食者火來刑金肺與脾俱虛也肺與脾俱虛而火乘之其病為逆如此者例不可補瀉蓋補金則慮金與火持

而喘咳益增瀉火則悳火不退位而痃癖反盛正宜補中益氣湯先扶元氣少以活病藥加之聞已用此藥而不獲效意必病勢苦逆而藥力未到也當與寛甫熟論遠期秋涼庶就平復蓋脈病惡春夏火氣至秋冬則退也止宜於益氣湯中隨四時陰陽升降浮沉溫涼寒熱及見有證增損服之升降浮沉則順之溫涼寒熱則反之順其順和其和為治之大方也或覺氣壅閒服加減枳朮丸或有飲閒服局方枳朮湯數月後庶逆

氣少回逆氣回則治法可施但恐今日以至色青色赤及脈弦脈洪則無及矣近世論醫有主河間劉氏者有主易州張氏者張氏用藥依準四時陰陽而增損之正内經四氣調神之義醫而不知此妄行也劉氏用藥務在推陳致新不使少有怫鬱正造化新新不傷之義醫而不知此無術也然而主張氏者或未盡張氏之妙則瞑眩之劑終莫敢投至失幾後時而不救者多矣主劉氏者或未悉

劉氏之縕則刼效目前隂損正氣遺禍於後日者多矣能用二家之長而無二家之弊則治庶幾乎寛甫病俟初感必深所傷物當時消導不盡停滯淹延變生他証以至於今恐亦宜做劉氏推陳致新之意少加消導藥於益氣湯中庶有漸緩之期也鄙見如此未敢以為必然惟吾才卿元甫子益共商論之

劉因内經類編序近世醫有易州張氏學於其書

雖無所不攷然自漢以下則惟以張機王叔和孫思邈錢乙為得其傳其用藥則本七方十劑而操縱之其為法自非暴卒必先以養胃氣為本而不治病也識者以為近古而東垣李明之則得張氏之學者而其論著治驗畧見遺山集中鎮人羅謙甫嘗從之學一日過予言先師嘗教予曰夫古雖有方而方則有所自出也均脚氣也而有南北之異南多下濕而其症則經之所謂水清濕而濕從

下受者也孫氏知其然故其方施之南人則多愈若夫北地高寒而人亦病足則以所謂飲發於中跗瘇於下與穀入多而氣少濕居下者也我知其然故我方之施於北猶孫方施之於南也子為我分經病證而類之則庶知方之所自出矣予自承命凡三脫藁而先師三毀之研磨訂定三年而後成名曰內經類編敢望吾子序夫內經十六卷素問外九卷不經見且勿論姑以素問言之則程部

兩夫子皆以為戰國書矣然自甲乙以來則又非戰國之舊矣自朱墨以來則又非甲乙之舊矣而今之所傳則又非戰國疑當作朱墨之舊矣苟不於其所謂全書者觀其文而察其理焉則未有識其真是而貫通之者今先生之為此也疑特令學者熟於此而後會於彼焉爾苟為不然則不若戒學者之從事於古方而學者苟不能然則不若從事古方者之為愈也羅亦以為然予聞李死今三十年

羅祠而事之如平生薄俗中而能若是是可序年

月日劉其序

王褘醫論予觀近時言醫者莫盛於吳中而吳中

世業醫者莫盛於葛氏葛氏之醫其術善於推五

運六氣之盛衰以審病証而定治法此仲正之術

所以異於人人也蓋仲正之諸父曰恒齋者嘗自

著書其說以謂醫當視時之盛衰而為損益劉守

真張子和輩值金人强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

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勞志困故
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之功至宋之季年醫
者大抵務守護元氣而不知攻伐之機能養病而
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通其變也其為說如此可謂
能明夫氣運之變而通於陰陽之化者矣
宋駙馬都尉褚澄脈論袪疑曰醫者可以生人可
以殺人所係尤重故世子拜醫重之至也切脈之
際沉微弦緊之少差授藥之間表裏汗下之少誤

則不復有再生之理此世之所通患然亦在所未暇論夫所謂脈者世皆知王叔和之時訣矣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此五臟六腑一定之位也醫者於一指之間以前半指為心後半指為小腸他部皆然而或者以六腑乃五臟之應以輕取重按之間為五臟六腑之别切脈之法其說有二彼是則此非彼非則此是部位未定况望其不謬於症耶又有大可疑者婦人之脈惟以尺脈

之常盛與男子相反而脉訣謂反此背看切疑其
有說也夫男女形體絶異陰陽殊途也故男生而
覆女生而仰男則左旋女則右轉凡陽氣自下而
上陰氣自上而下男主施與女主受男子之命在
腎而處五臟六腑之極下女人之命在乳而處五
臟六腑之極上氣形皆異脉傳於氣形之間者也
何乃男子之與女人畧不少異耶况背看二字殆
必有說既言反此又言背看必不止於常弱常强

之分也乃觀褚澄尊生經而前之疑者始以釋然尊生經曰脈分兩手手分三部隔尺寸者命之曰關去肘度尺曰尺關前一寸為寸左手之寸極上右手之尺極下男子陽順自下生上故極下之地右尺為受命之根本如天地未分元氣混沌也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為先故尺上之關為脾脾土生金故關上之寸為肺肺金生水故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為腎腎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

關為肝肝木生火故關上之寸為心女子陰逆自上生下故極上之地左手之寸為受命之根本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為先故左手寸下之關為脾脾土生金故關下之尺為肺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右手之寸為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關為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尺為心男子右手尺脉常弱初生微眇之氣也女子右手尺脉常强心火之位也非男非女之身感以婦人則男脉

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脈順指不察乎此難與言醫矣

脈自内經以下歷周秦漢鮮有得其旨趣者至晉王叔和以脈鳴時撰有脈經可謂詳切獨惜其以大小腸候之兩寸致後人高陽生假其名乘譌集為脈訣遂致脈經幾隱晦也至宋龎安常始得經意而有人迎寸口之辨嗣後論脈未能或之先也安常云察脈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脈相應

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凡平人之脈人迎大於春夏寸口大於秋冬何謂人迎喉旁取之内經所謂別於陽者也越人不盡取諸穴之脈但取手太陰之行度魚際後一寸九分以配陰陽之數而得關格之脈然不先求喉引繩之義則昧尺寸陰陽關格之所起寸四倍於尺則上魚際為溢故言溢者寸倍尺極矣溢之脈一名關一名内格一名陰乘之脈曰外關者自關以上外脈也陰拒

陽而出故曰外格陰生於寸動於尺今自關以上溢於魚際而關以後脈伏行是為陰壯乘陽而陽竭陽竭則死脈有是者死矣此所謂寸口四倍於人迎為關陰之脈者也關以後脈當一寸而沉過者謂尺中倍於寸口至三倍則八寸而為覆故言覆者尺倍寸極矣覆之脈一名曰内關一名曰外格一名曰乘陽之脈内關者關以下内脈也外格者陽拒陰而内入也陽生於尺動於寸今自關以

下覆入尺澤而關以前脈伏行則為陽元乘陰而陰竭陰竭亦死脈有是者死矣此所謂人迎四倍於寸口為格陽之脈也經曰人迎與寸口皆盛過四倍則為關格關格之脈羸不能極天地之精氣而死所謂關格者覆溢是也雖然獨覆獨溢則補瀉以生之尺部一盛瀉足少陽補足厥陰二盛瀉足太陽補足少陰三盛瀉足陽明補足太陰皆一瀉而一補之四盛則三陽極導之以鍼當盡取少

陽陽明太陰之穴脈静者取三陽於足脈數者取於手瀉陽二當補於陰一至寸而反之脈有九候者寓浮中沉於寸關尺也且越人不敢取十二經之穴直以二經配合於手太陰行度自尺至寸一寸九分之位復分三部部中有浮中沉以配天地人也又曰中風木傷寒金温水熱火温病起於濕濕則土病土病而諸臓受其害其本生於金木水火四臓之變也陽浮陰濡為陰風濕陽數陰實為

温毒陽濡隂急為濕温隂陽俱盛為温瘧其治之也風濕取足厥隂木手少隂火濕温專取少陽火傷寒取手太隂經手少隂火濕温取足少隂水鄉人皆為我能與傷寒語我察傷寒與四温變辨其疑似而不可亂也故定隂陽於喉手配覆溢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分四候於傷寒此皆扁鵲畧開其端而叅以内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説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逃焉

脈要曰醫之家訣脈三部九候莫知其所由從世謂宗叔和㤗越人叔和㤗越人自以為發明内經而内經謂尺内兩傍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内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内以候中左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以是詳諦之三部之相屬錯而背何歟又輕按

得腑脈重按得臟脈且深疑焉以按之上下分陰陽於腑臟則九候之浮中沉乃不能施於九候九候廢而診道荒何以製方劑哉然則古今名家能奏功紀籍皆偉而偶中者夫脈者血之府呴之為氣濡之為血氣運脈之外而血榮脈之中故十二經十五絡又八奇經惟貯而官者為臟腑以見於脈若合系而獨持之則無所名於具矣故心包絡三焦不得為無位兩腎不得為自離而叔和異之

并其可謪者

唐許胤宗醫有神効或勸其著書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脈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脈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兎廣絡原野兾一人獲之術亦疎矣一藥偶得他味相制弗能專力此愈難之驗也脈之妙處不可傳虛

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

劉玉咨脉說天以二氣五行化生萬物靈而為人然察其虚實寒溫燥濕死生存乎脉爾自素難抉其微王叔和萃為脉經世所傳脉訣蓋六朝高陽生所纂其為言曰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又曰婦人反此背觀之尺脉第三同斷病褚澄為之論曰男子陽順自下生上右手之尺為受命之本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為先故尺

上之關為脾脾土生金故關上之寸為肺肺金生水故自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為腎腎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為肝肝木生火故關上之寸為心其言如此可謂察於理而得其要矣然又謂女子陰逆自上生下左手之寸為受命之本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為先故左手寸下之關為脾脾土生金故關下之尺為肺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右手之寸為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關為肝肝木

生火故闗下之尺為心其言又如此則可謂惑於人而不察其理也

春明夢餘録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春明夢餘錄卷五十八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　梅

校對官中書臣汪日章

謄錄監生臣王元弼

春明夢餘錄卷五十八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欽天監一

欽天監在闕之東禮部後初置太史監洪武元年改司天監又置回回監三年始改為欽天監二十一年罷回回監以回回歷法隷焉所職主歷數天文星紀之事監有正有副而分春夏中秋冬為五官五官正專理歷法

造歴監候佐之靈臺郎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天文密疏聞保章正佐之挈壺正考中星旦夜昏明之候而漏刻博士佐之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變異率其屬登觀象臺占焉臺四面面四人國有大營建師旅冠婚擇日營陵寢擇地凡立春先期候氣於東郊凡大朝賀設定時鼓於門樓及期擊焉凡日月交食先期算其分杪時刻起復方位以聞下禮部移内外諸司救護之凡疇人世業立師而教之乏人移禮部訪取試用

凡元象圖書容𨂍上非其職不得預凡習業者分為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回回曰歷日五官正至天文生陰陽人各專科肄焉歷有四曰大統歷曰御覽月令歷曰七政躔度歷曰六壬遁甲歷歷註上歷三十事民歷三十二事壬遁歷六十七事

永樂元年命吏部欽天監正佐官歲滿不考覈著為令

治歷之學始於堯典衍於歷代而精於元葢郭守

敬深於數學而又以一代大儒許衡參之故其上合往古下質来今無不脗合即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後人再斟酌於歲差之法百世行之可也明之太祖為一代神聖襲用其法而不改三百年行之而無獘可謂歷之聖矣後乃不能用郭之法以合郭之歷而曰別事揑法豈其然乎保定邢雲路遂於郭歷者也時不能用惜矣

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註曰歷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

堯典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按律歷諸書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

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日一周天為歲歲十二月而無整數故以閏月定四時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及十九年而餘一百九十日一萬五千七百十三分以日法除之共得二十六百七十三分為七閏之數是謂一章然必以十九歲而無餘分者葢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十九者天地二終之數積八十一章則其盈虛之餘盡而復始推此以定四時歲功其有不成乎

治歴之法莫提於以中星定四時堯典載之矣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賔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孶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正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

隨天而成轉東方七宿自角至箕是為蒼龍以次
舍而言則房心為大火之中南方七宿自井至軫
是為鶉鳥以形而言則有朱鳥之象虛者北方七
宿之中星也昴者西方七宿之中星也星本不移
附天而移天傾西北極居天之中二十八宿半隱
半見各以其時所以必於南方而考之仲春之月
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
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仲秋

則火轉而西虚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虚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歳仲春鳥復轉而南矣循環無窮此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異乎吕令之星舉月本然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豈徒然哉以授民時秩民事而已

寅賔出日寅餞納日此禮日之祭也春禮日以起事秋禮日以助成不言夕月所重在日也殷之為

言正也所正在四仲者使民事取天地之中氣也
春言日中秋言宵中日夜互稱順其陰陽也星鳥
星火星虛星昴者以午位為中王者向離而治故
以此考時也星本不移附天而移仲春則鳥在南
至仲夏而西至仲秋而北至仲冬而東他星皆倣
此析者分力因者相助夷者相傷也芟伐草木以
順時也隩者務蓋藏也朔方曰幽都都謂所聚陰
氣盛聚於北也平在朔易者古者建子以為歲首

則凡事至此皆更易也南獨曰訛訛者邪也氣盛
則防其淫皆所以節宣天地之氣也
九疇之有次何也大道不越乎五行有五行則道
此萌始故初一曰五行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
能敬用之則成其為人故曰敬用五事既成人矣
而推以治人則為八政故曰農用八政八政舉而
天紀可協故曰協用五紀四者脩而后為皇極皇
極何也太極也皇極居中而前四疇由此會後四

疇由此出也建者如斗柄所建止於是不他也以極自正則曰建以極正人則曰乂用三德稽極之得失於天則曰明用稽疑驗極之得失於天則曰念用庶徵考極之得失於人則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嚮者可慕威者可畏也

五行之變不可窮而言味何也味者食之主人資以生故言味也人得水以滋其貌故貌屬水人得火以發其氣故言屬火木之外敷如人之魂魂棲

目為視故視屬木金之內鑑如人之魄魄棲耳為聽故聽屬金土之為德金木水火得之乃成而用行於行為思思者貌言視聽之主也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宿之位辨其序事以會天位吳澂曰歲謂歲星所在寅曰攝提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掩茂亥曰大淵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歲

星在行於地凡歷十二舍而為一紀則有十二歲之位月為斗柄所建自正月建寅至十二月建丑凡歷十二朔而為一歲則有十二月之位辰謂日月所會子曰元枵亥曰娵訾戌曰降婁酉曰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為十二辰之位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十日之位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奎婁

胃昴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為二十八宿之位葢天象有定位則人事有定序辨其序事而㑹之者如仲春之月平秩東作厥民析則知其月之建卯日月㑹於降婁而為奎婁之次仲夏之月平秩南訛厥民因則知其月之建午日月㑹於鶉首而為井鬼之次仲秋之月平秩西成厥民夷則知其月之建酉日月㑹於壽星而為角亢之次仲冬之月平在朔易厥民隩則知其月之建子日月

會於星紀而為斗牛之次以至十二歲十二月所會天位皆倣乎此

古今善治歴者三家一曰漢太初歴以鍾律起二曰唐大衍歴以蓍策起三曰元授時歴以晷影測就日影測之毫忽微眇不可得而遁者元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葢未有出於此

歴至授時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當元之初仍用金歴世祖欲釐正之命王恂楊恭懿郭守敬領其

事恂等言歴家知歴數而不知歴理顧得通天道
精歴理大臣如許衡者揔之於是命衡領太史院
當是時守敬言司天莫大於測景古今歴以唐一
行所造大衍為稱首則以唐開元間令南宫説
天下測景所歴地最廣也今國家一統疆宇比唐
尤廣袤宜遣使者四徃測景成一代之制而測驗
莫先於儀表今司天儀本宋皇祐中於汴京所造
與大都天規環不協北量南北極差四度有竒又

表石年深攲側難遵用請別創儀表相比覈宜可精求於是創簡儀仰儀及諸儀各臻其精妙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候之宿度餘分終未得其的用二線測餘分纎微可考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儀儀象形似莫適於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欲合也實難法當以圓求圓作仰覰儀古有經緯儀相連絡而不動作新儀東西運轉南北低昂而七政列舍中外

宮去極度分燦然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用為測驗其致一也作証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闚几歷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諸皆創以意為之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葢圖日出入永短圖與諸儀互參驗而彌精於是設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行測景東至高句驪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

勅凡二十七所而守敬作懸正儀令行四方測景者用之仰窺躔離近取晷景微入刻杪遠周寰海徧參歷法酌稽中數盖五年而歷成衡守敬具疏言天體難測古歷家於天往往各有測悟而未備精察今創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較得數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若月離遲速與列舍分度之差自大都較北極出地高下之度四時晝夜刻之長短參古制立新法非假測悟一本其故常攷正

者七事創法者五端非敢謂能然方之前代全躔故歷增損傅會為法者較然易知誠得每歲創驗修改積三十年庶幾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大統歷悉用授時歷之制特改太陰行度耳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節取其法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為歷元行之無弊後以交食稍差議欲增損然讀元史李謙歷議而玩其測驗之法自近日以至遠日自近地以至遠地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

崖北盡鐵勒不可謂不精矣而又上考往古自春秋獻公以来二千一百六十餘年類皆脗合不可謂不密矣何所據而增損之或疑元統有年遠數盈漸差天度之說殊不知歲差者謂冬至日躔赤道之度耳

黄道度數自宋統天歷至授時歷凡四變葢天道三十年必一小變烏有定法如堯時冬至日在牽牛宋文公時在壁明初在箕六度今冬至日日在

朞四度矣古今不同此亦可驗所以郭守敬有消長之法也洪武十七年欽天監博士元統請改修大統歷監副李德芳駁之曰臣按故元至元辛巳為歷元上推往古每十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歷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為歷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

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六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為元差四日六時五刻有此不合今當用至元辛巳為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此足以

正元統之誤

消川范守己云授時曆雖起於至元辛巳而不以辛巳為曆元其法以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為一元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各得二千四百十九

萬二千自太乙甲子至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歷過五千二百九十五萬八百四十已逾天地二元矣今當人元内四百五十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後推將來每年增一前考已往每年减一是以太乙甲子為歷元而不以至元辛巳為歷元也至於歲差之法起於子半虚宿六度約六十六年而退一度自堯時迄洪武甲子退過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故冬至日躔箕七度七十九分至正統甲子退過五

十度四十一分冬至日躔箕六度九十六分弘治甲子退過五十一度二十四分冬至日躔箕六度一十三分嘉靖甲子退過五十二度七分冬至日躔箕五度三十分以後每歲約退一分三十八秒四十七微步歴者隨年減去之矣豈仍至元辛巳之舊哉至於日食起復方位多寡分數稍有不同則以南北地勢不一里差之法未之講耳故正德甲戌日食日官推步八分六十七杪而閩廣之間

遂至食既萬歷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蘇松亦至晝晦則南北之地勢使然也葢日輪大而月魄小故相掩之際自下視之南北不同每千里而差一分東西不同每千里而異數刻矣而豈歷元不精歲差未改使然哉

保定邢雲路曰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茍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旨哉言乎夫故之言利也其天行順利之故道也故不難致而難

於求然求亦多術也從古羲和道廢日官失職帝王六歷託於四分漢人踵之久假不變而不知為好事之偽作也四分之歷天與日齊以步氣朔一跬步不可行迨漢末劉洪始覺其誤乃減歲餘立歲差考冬至日躔在斗二十二度千古不明之數自洪始發之後之歷家代各改革然不數十年而輒先後天不可行者何則以歲差之中仍有消長一機未備也至元太史郭守敬乃悉其數焉觀守

敬之言曰上考往古下驗將来皆距立元為算歲寔上推每百年長一下算每百年消一其諸應等數隨時推測不用為元其說至明也至洪武初欽天監博士元統則不知測驗為何事而竟削去消長另立凖分以為修改合天擢為監正監副李德芳持消長正論力争之不得遂從統議然而統所修改四准則授時舊數接年續之一無所改者也訛傳至今失之益遠疇人沿襲恬不為怪余於蘭

州立六丈之表視郭太史四丈之高又申一之半復從宋周琮取立春立冬去至日遠之景日差長幾九寸尤易分別以法布之立春時刻與郭太史消一之歴符合而大統則後天九刻八十餘分適值子半之交差天一日矣夫歴從何来從日躔之在天来也令仰觀天象立春日躔在戊寅亥初而欽天監在巳卯子正此可以口舌爭乎且七政一禀於日躔日度變而朔轉交及五曜之率皆變氣

應一差即諸事皆差而以之步歷無一可者故守
敬曰天有不齊之運而歷為一定之法所以既久
而不能不差既差則不可不改隆慶間監官周相
亦曰今年遠數盈歲差天度失今不考所差必甚
皆探本之論也乃監正張應候曰大統歷乃元統
依守敬法為之凖驗無差必不可改夫使元統果
依守敬安得有差統背守敬者也背守敬而差却
以為無差何不觀今日之天其躔形圭景立春在

亥分寸易辨一指點間可與海内億萬人有目所共見者正孟子所謂天日之故不可求而可坐致者也

嘉靖中華湘疏歴之来由黄帝迄秦末凡六改漢高帝迄漢末凡五改由魏文帝迄隋凡十三改由唐高祖迄周末凡十六改由宋太祖迄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熈宗迄元末凡三改然歴代長於歴者不數歳而輒差杜預曰隂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

不已遂與歴錯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天日之差於中星驗焉堯之冬至初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躔於元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在箕三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躔於析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末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再以赤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歴天正冬至赤道歳差一度

五十杪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杪也黄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杪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杪也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言我朝承運以来歴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年遠數盈漸差天度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為歴元至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年迄今剛二百四十二年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為歴元授時歴法每歲差一分五十杪約七十年差一度

今合差三度餘矣年愈遠而數愈盈治歷者當隨時脩改以求合於天否則歷必差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杪起復方位多與欽天監推算不合臣伏揆古今善治歷者三家漢太初以鍾律唐大衍以蓍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為近其所因者本也欲正歷而不登臺測景竊以為皆空言臆見非事實也宜揄選疇人子弟諳曉本業者及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來

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躔月離黄赤二道昏旦中星七政紫氣月孛羅睺計都之度視元辛巳所測委有所差脩録上覽昔班固作漢志言治歷有不可不擇者三家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筭之士臣三者無一夙夜皇皇罔知所措乞敕禮部延訪有能知歷理如楊雄精歷數如邵雍智巧天授如僧一行郭守敬者徵赴京師令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懿制

改歷之法有四一曰立元二曰測候三曰察度四曰定數夫歲朔又復謂之元作歷者每以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為歷元必也用太史公三紀大倫之法本范史紀元之日如太初所謂四十六百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之餘特起新歷之第一日則歷元不差後其可久乎是謂歷元馬融謂天體不可測知天之度惟有璣衡一事夫璣衡即今之渾儀也歷代以来其法漸倫至郭守敬又加詳

焉獨不可倣而行之乎是謂測候易之革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歴明時夫作歴有常度也惟觀五星以測三垣觀三垣以測二十八宿觀二十八宿以察中星是謂察度定朔之法必於交時驗之張何所考皆不能無差惟郭守敬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為定數此為其最精者是謂定朔治歴之人有三一曰專門之裔二曰明經之儒三曰精算之士夫漢之公孫卿壺遂司馬遷請改正朔矣而

不能為筭也乃鄧平唐都洛下閎之徒出然後成太初歷崔浩之魏歷稱精矣而惟高允能辨五星聚井之差程子常曰堯夫差法冠絶古今堯夫常曰揚子雲知歷法又知歷理許衡郭守敬王恂之作歷也窮極四海竭盡心思就晷測影凌駕百代夫唐都洛下閎鄧平專門之裔也子雲堯夫許衡明經之儒也高允郭守敬王恂精算之士也

歷法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一元其時日

月五星皆起於牽牛初度更無餘分此以為推步之端每歲有二十四氣節氣十二中氣十二是每月皆有中氣惟閏月獨無中氣閏前之月則中氣在晦日閏後之月則中氣在朔日舉中氣而正月則置閏不差矣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之行也日一度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方一周天實計三百六十五箇日零三箇時也而一歲正有三百六十日更有五日零三箇時辰無所歸

著是為日行之餘分每歲只均分在二十四氣上
所謂氣盈者也月之行也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
七常以二十九日半強與日合於朔是每月又有
半日弱無所歸著是為月行之餘分故月不滿三
十日而有大小盡焉所謂朔虛者也積日月之餘
分每歲常餘十一日弱故十九年而置七閏月是
謂一章之數故云終於終也惟開端不差故時序
無愆過中氣既正則寒暑不忒而民心無疑感置

閏得所故作事順時而無悖亂

日與天會而有氣盈即歷書所謂大餘五小餘八也月與日會而有朔虛即歷書所謂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也大餘日也小餘分也五歲再閏而無餘分歷書所謂無大餘無小餘也

周天都計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五十杪分步十二宮惟子午兩宮每宮計三十度四十三分八十杪其餘十宮每宮計三十度四十三分七十九

杪歲必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而交春是合周天之度月必三十日零五時二刻而交節是合一宮之度

日景每千里差一寸愈南則日短而夜長愈北則日長而夜短幽京在地東北故夏至日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若洛陽有周公測景臺夏至日晝六十刻夜四十刻

歷法天有黄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強名非實有

也亦猶天有三百六十五度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日而一期强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黄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黄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黄道之北謂之黑道黄道之東謂之青道黄道之西謂之白道黄道内外各四並黄道為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一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别筭位耳歴家不知遂以為

實有九道矣

崇禎戊辰七月上傳欽天監推算日食前後刻數俱不對天文重事這等錯違卿等傳與他姑恕一次以後還要細心推算如再錯誤重治不饒禮部因具疏請改修歴法奉旨歴法皇祖朝曾議重修今日食刻數復差允宜更正依卿等所請修改一應事宜再着另行具奏禮部復奏略謂治歴明時古人以為重事臣等不敢繁稱止據元史所載以

宰相王文謙樞密張易主領裁奏於上仍命左丞許衡參預其事王恂郭守敬並領太史院事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又博徵楊恭懿諸人助之然猶五年而成六年而頒行十年而進書五種二十六卷後三十年間續進書九種七十九卷則成之甚難矣至順帝北遯以後典章散失止存授時成法數卷方為大統歷僅能依法布算而不能言其所以然之故後來有志之士亦止將前史歷志揣摩

推度並未有守敬等數年實測之功力又無前代灼然可擬之遺書所以言之而未可行用之而不必驗也按大明會典凡天文地理等藝術之人行天下訪取考驗收用弘治十一年令訪取精通天文者試中取用嘉靖三年科臣建議部覆保舉於是以戸科給事中樂頀工部主事華湘俱陞光禄寺少卿提督欽天監事然二臣終不能改守敬之舊所以至今寢閣臣等考之周禮則馮相與保章

典職稽之職掌則天文與厯法異科葢天文占候之宜禁者懼妄言禍福惑世誣人也若厯法則於敬授人時而已豈律例所禁哉今議通行各省直不拘官吏生儒草澤布衣但通曉厯法者具文前来但近世言厯諸家大都宗守敬舊法比於現在監官藝猶魯衛無能翺然出於其上也至於歲差環轉歲實參差天有經地有緯列宿有本行日月五星有本輪日月有其會惟西國之厯有之高皇

帝命吳伯宗與西域馬沙亦黑翻譯歴法蓋以此也萬歴四十年監正周子愚建議欲得參用務會通歸一今宜取其說參用西法果得會通歸一即本朝歴法可以遠邁前代矣

大統歴雖本於郭守敬之授時歴然高皇帝精於觀天而特令劉基名集天下律歴名家赴京詳議復自製觀象盤天文分野諸書誠可萬世以為典要者自西洋之法入中國上海徐光啟專習之後

湯若望嗣利瑪竇之教而李天經黃應遴等信奉益堅進新歷書一百四十餘本日晷星晷星球星屏闚筩諸器然其法與舊法稍異舊法用日度計日定率西法用天度因天立差舊法用黃道矩度西法用黃道緯度之不同欽天監官生連疏爭執禮部因議另立新法一科兦之

崇禎十四年禮部議歷法疏有得古今治歷之家多矣其最精者漢雒下閎太初歷以鍾律唐一行

大衍歴以著策元郭守敬授時歴以晷景皆稱推驗之精而晷景為近然用之既久皆不能無差葢天與日月星辰其體皆動而其最不可測者常在於杪忽之間推移盈縮聖智有不能盡窮故雖以時分刻刻分杪非不至細而差之半杪積之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算此治歴之所以難也我皇上因監法少差特置西法一局令禮臣徐光啟領其事而寺臣李天經陪臣湯若望等與欽天監

張守登諸臣覿面講求逐年推較十餘年来如日月交食五星伏見之類臣等屢經會同赴觀星臺占測而御前亦用赤儀器親自臨驗西法比監法實為密近固昭然不待辨者守敬成歴時嘗言天體難測須每歲創驗修改庶幾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未嘗自以為足也高皇帝精於觀天雖用守敬歴而特令劉基名集天下律歴名家者赴京詳議復自製觀星盤天文分野諸書且別立回

回一科亦未嘗以守敬之歴為足也益其慎也當時博士元統成化中邱濬正德中鄭善夫嘉靖中華湘萬歴中邢雲路諸臣皆以差訛疏請更正今得西歴與之較驗而舊歴之不能不差則守敬固已自言之矣臣部尚書林欲楫向與臣等詳察經緯新歴誠如所言交食節氣用新神煞月令諸欵用舊未為不可而再四商確有不得不鄭重者舊法用日度計日定宰西法用天度因天立差舊法

用黄道矩度西法用黄道緯度雖微有不同然其黄赤儀器與守敬簡儀仰儀候極景符玲瓏立運等儀亦皆相似特守敬之徒沿習不察耳自古歴法輒數十年一改而守敬之歴行之巳三四百年矣小差者惟日月交食時刻異無大懸絶至置閏之差起於春秋分所差二日而西歴定分之日即舊歴所註晝夜各五十刻之日也在今日西法較密在異時亦不能保其不差則一番更改良不

易言據天經原疏曾請將在局生儒盡收之欽天監以便隨時測驗將新法暫附大統以便公同考証而前奉明旨亦令監官張守登等於交食經緯晦朔弦望年遠有差者旁求參考又以新法推測屢近著照回回科例收監學習實為得之似宜勅下另立新法一科遇交食節氣同異據法直陳以俟測驗而後徐商更改庶有當乎其寺臣李天經及陪臣湯若望中書黄應遴新局官生黄宏憲等

累年新歴書一百四十餘本日晷星晷星球星屏
闚筩諸器多歴家所未發専門勞勩積有歳年似
宜量加叙録而該監官生學習則有㑹典按月按
季課試嚴行賞罰之例所當重加申飭者也乃臣
等區區之愚猶有進焉歴為敬天授民設也敬天
在順時布令觀變警心其所重莫如刑賞授民在
東作西成南訛朔易其所重莫若農桑故堯舜之
歴以釐工熙績為欽天而成周之歴以無逸豳風

爲月令非徒如保章挈壺之流斤斤於時刻分杪之末而已凡歷數始於河圖五十有五以十乘之爲五百五十以五乘之爲二百七十有五自洪武元年戊申距今壬午葢二百七十有五年矣實爲河圖中候宜修明禮樂先德後刑勸民農桑敦崇仁厚以昌扶國脉基萬年有道之長其斯爲治歷之本務乎漢儒言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節授民事奉順隂陽則日月光明風

雨時節災害不生我皇上敬天勤民同符二祖故知有敬授精思非臣等迂陋所能測識萬一也

授時歷要法歌歌曰授時歷法君要知但以九年舊歷推古云但見九年兆望日便是今年正月一月大月小起初一看其初一天地支天下不言干者為詩句所拘然舉支以見干也當推九年前歷每月初一是何干支便以此干支依後法數去大月天干五支九且如大月天干五地支九假令初一日甲子甲至戊五數也子至申九數也即以戊申為今日朔小月天四地八耦且如小月天干四地支八假令初一日丙寅丙至己四數也寅至酉八數也即以己

酉為今日朔古云前九之起算法大月五九小四八年月大三十日無差如初

一日巳酉數至次日朔見己卯即月大也月小分明只廿九如九朔數至次月朔

止二十九即月小也日節氣只憑九年歷假若造甲午日歷則看丙戌節氣

二十四氣真端的要知今年節氣只看前九年是何節氣天干三數

地支七假如癸亥日癸見乙三數亥見巳七數也熟記胸中須歷歷定

時二十四年取逢時遇八君無慮如逢子時交節氣却用未時亦

交也中氣如之若依此法箇中推方省陰陽元與處閏月

本來中氣無古云閏月無中氣何勞物外更他圖世人暗

得神仙術不是愚氓是丈夫

又歌曰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一前九年二月十五日辰即今年正月初一日辰該九十七箇半月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轉四十八周九年中試取

大小無差失

又歌曰若要求立春相衝對食神假如前九年甲子日立春甲食丙子衝午即今年丙午日立春也二十四氣准此閏月無中氣說與惺惺人

葉子奇論授時歷曰歷自上古黄帝以後莫不隨

時考驗以與天合故歴法無數更之弊及秦滅先世之術置閏於歳終古法殆廢矣由漢而下以積年日法為推步之凖以至於今夫天運流行而不息欲以一定之法拘之未有久而不差之理差而必改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乃命改造儀象日測月驗以與天合庶永終無弊元詔定歴名曰授時取堯典敬授人時之義自古歴多用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為動物而歳亦略有差也古歴

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太過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為近之尚未精密守敬以八十一年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將來加一算始為精密

回回歷

漢律歷志曰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外國外國之有歷亦自中國而流者也然東方北地南蠻皆不聞有歷而西域獨有

之葢西域諸國當崑崙之陽於諸國中為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竺梵學婆羅門技術皆西域出也自隋唐以来已見於中國今世所謂回回歷者相傳為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剌必時異人馬哈麻之所作也以今考之其元實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巳未之歲其法常以三百五十五日為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為一周周有十二月

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曆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宫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宫第一日日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之度著陵犯之占歷家以為最密元之季世其歴始東逮我高皇帝之造大統歴也得西人之精乎歴者於是命欽天監以其歴與中國歴相參推步迄今用之今按歳之為義於文從步從戌謂推步從戌起也白羊宫於辰在戌豈推步自

戌時見星為始故與御製文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黒馬哈麻敇文謂大將入元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時洪武壬戌十二月也三人在翰林凡十餘年豈所譯者即此歴書與當俟知者考諸

韓苑洛論天文

天體至圓天本無涯何體之可測度謂天體者二

十八宿之環列者以次相挨左旋地外此天盤之內地平之外可測度者也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九百四十分為一度四分度之一者將九百四十分分為四分每分該二百三十五分則天體周圓共該三百六十五度零二百三十五分

角十二度　亢九度　氐十六度

房六度　心六度　尾十九度

箕十一度　斗二十五度　牛七度

女十一度　虚九度　危十六度

室十七度　壁九度　奎十六度

婁十二度　胃十五度　昴十一度

畢十七度　觜二百三十五分　參十度

井三十四度　鬼三度　栁十四度

星七度　張十七度　翼十九度

軫十七度

繞地左旋常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冬至初一

日角起子字位到第二日時則過子位一度稍東矣二十八宿天盤一定之次如二十八宿釘在車輪輪轉則釘轉角行則二十七宿皆行角易一度則二十七星皆易一度到那三百六十五日零三個時辰時恰好天多行了一遭

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

此九百四十分是說日二百三十五分是四分日之一天以九百四十分為一度日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二百三十五分是三個時把十二時分作四分也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是說九百四十分中的二百三十五分益三百六十五日零那九百四十分中的二百三十五分若只說三百六十五日零二百三十五分為尤明渠却帶其母而言之

天與日冬至初一日子時同在子一度上起到初二日時日只到舊位天則過子位二度上了一日過一度十日過十度一百日過一百度三百日過三百度又五十五日則過三百五十五度還有二百三十五分又三個時辰時又過二百三十五分則與日到寅字上㑹日與天㑹是一年巳畢又起第二年矣歳之有三百六十五日零四分日之一者以天體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

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凡月與日會自朔至晦凡二十九日零六箇時辰有奇十九分度之七難算若照常數以十計之雖微杪不盡其餘今釐以下通變其法以四奇為一釐十九息為一奇則乘除始無奇零以九百四十分分為十九分每分該四十九分四釐二奇十八息內取七分該三百四十六分三釐十

二息

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此十二個二十九日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此十二個四百九十九分

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日法九百四十分為一日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約之前五千九百八十八該六日零三百四十八分而一者一日也得六者得六日也

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以全日三百四十八及餘積六日並不盡之數通共三百五十四日零三百四十八分是一歲月行之數也

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

閏生焉天運有常何嘗有有餘不足之數其不能齊者歴不能齊也所以置閏者只為月氣不能與節氣相同故反以節氣就朔氣若不論朔只一節一中排定則節氣又正歴亦省使但初一月不與日會十五月不圓耳然不用朔氣似與天時無害夫有陽必有陰月之氣亦自與萬物相關豈可不

論

三百六十者一歳之常由前面所註日與天會為

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多五日强月與日會三百五十四日零七時强為少五日日五日多月五日少相合來十日然皆是月之不足者

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將及十一日

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

十有九年餘一百九十日一萬五千七百十三分以日法除之得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為七閏之數氣朔之分齊矣

三百六十為一歲之常者甲子六十日甲寅六十日甲辰六十日甲午六十日甲申六十日甲戌六十日六六三百六也

大餘是月不及天之數小餘是日不及天之數

堯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

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斗二十五度牛七度女十一度虛九度共五十二度壁九度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五度昴十一度共六十三度昏中多十一度者蓋日在斗之末昏中在畢昴之中歟大較若此

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大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為近之以七十五年乘九百四十分每年該十二分半強自堯甲子至宋寧宗己未以七十五約之則五十二度雖未齊一亦不甚遠天運㣲杪雖巧歷不能齊歷家那前趲後以步之如閏法耳二十八宿安次則由右運行則由左

邢雲路歴

高陽孫承宗邢觀察古今律歴考序古者天子有日官居卿以底日而授百官於朝益四序䀠五緯而五緯䀠日度故以日名官而歴法之顯者乃在定朔定朔者求日與月合度而取之乎躔故課躔之分刻而合朔之早晚氣候之遲速置閏之乖合昭有劵驗是以歴家仰觀黄赤表裏隂陽交錯而立之法乃其消長欲親其加時欲細其綜畸零長

短欲精嘗讀諸家歴說至大衍十二議即間有牽合乎而實啓之竅若勝國授時歴則又叅別同異酌取中數即測景遂至二十有七隅故法獨精而他或泥意泥經以行姤競故朔日有進退而氣節日分有誤予不知今歴何如而頃言課觸不效則歲差之法未盡合天而歴應改及讀士登律歴書鑿鑿發吾覆也夫律歴起於數而士登精九章以理御數故成聲見象確乎成說予因卒業而嘆歴

代法漸加詳數漸加密後之人即豫飾所未備要不得怠創初而笑前人之未工然窮天運於心計而蠭刻易亂故差法淆而歷改無論漢之五唐之八宋之十六即唐虞敬授之後不七十年而輒在璣衡齊七政其協日正月歲行之方國假令歲與天易齊而無差則唐虞之際寧多事也國家歷法仍授時而授時之無幾輙改三應豈其與世與人而可承訛謬者往代歷不效輙収草澤與司歷並

驗至付布衣說於史館廼宗伯題士登議請倣居
卿之意而格不行夫歷竟安訛謬也則已倘欲正
訛定歲則士登議具在安得格勿行昔魯史氂書
之誤說者曰過在司歷而次年再誤則說不行於
魯耳豈明盛之世而亦格正議者常嘆立言家談
改率習空文而至可見之行事輒結舌不談即談
所可行亦或從旁慫慂而不必以身試今士登議
鑿鑿可行而又可身試也乃不可與草澤之說一

參驗乎然士登抱經世術天子方用以康國寧人即律歷之學未易而隸首可窮星翁可步乃何足盡士登士登且入踐九列天子將以其暇召司天有心計者受士登法而試之以正其訛則歷何足煩士登也王郡公翼庭以大中丞孫公監石大參執張公和節之橛刻其書於郡且以予郡人也而升之辭

河南僉事邢雲路修歷四事疏略謂窺天之器無

踰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乃今之日至大統推在申正二刻臣測在未正一刻是大統實後天九刻餘矣不寧惟是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適值子午之交臣測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臣測夏至壬辰而大統推癸巳臣測立冬已酉而大統推庚戌夫立春與冬乃王者行陽德陰德之令而夏至則其祀方澤之期也今皆相隔一日則理人事神之謂何是豈為細故且歴法疏密驗在交食自昔

記之矣乃今年閏八月朔日有食之大統推初虧巳正二刻食幾既而臣候初虧巳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實後天幾二刻而計閏應及轉應若交應則各宜如法增損之矣葢日食八分以下陰歷交前初虧西北固歷家所共知也今閏八月朔日食實在陰歷交前初虧西北其食七分餘明甚則安得謂之初虧正西食甚九分八十六秒耶而大統之不效亦明甚然此八月也若或值元日於子

半則當退履端於月窮而朝賀大禮當在月正二日矣又可謂細故耶此而不改臣竊恐愈久愈差將不流而至春秋之食晦不止臣故曰閏應轉應交應之宜俱改也久之刑科給事中李應策亦言國朝曆元聖祖崇諭二說難憑但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惟時以至元辛巳揆之洪武甲子僅百四年所律以差法似不甚遠至正德嘉靖已當退三度餘奚俟今日哉春秋不食朔猶直書官

失之今日食後天幾二刻冬至後天逾九刻計氣
應應損九百餘分乃云弗失乎歷理微渺日月五
星運轉交會咸取應於窺管測表歐陽修所謂事
之最易差者雖古太初大衍諸書詎不深思元解
行羲和氏之歷象授時遺意然果以鍾律為數無
差則太初歷宜即定於漢而後之為三統四分者
若何又果以蓍策為術無差則大衍歷亦當即定
於唐而後之為五紀貞元觀象者又若何葢陰陽

迭行隨動而移移而錯錯而乖違日臨不止則躔
離之謬分至之忒積此焉窮雲路持觀象測景候
時籌策四事議者應宜俱改使得中秘星歷書一
編閱而校焉必自有得於是欽天監正張應候等
疏詆其誣禮部言使舊法無差誠宜世守而令既
覺少差矣失今不修將歲愈久而差愈遠其何以
齊七政而釐百工哉理宜俯從雲路所請即行考
求磨算漸次修改但歷數本極元微修改非可易

議蓋更歴之初上考往古數千年布算雖有一定之法而成歴之後下行將来數百年不無分杪之差前此不覺非其術之疎也以分杪布之百餘年間其微不可紀蓋亦無從測識之耳必積至數百年差至數分而始微見其端今欲驗之亦必測候數年而始微得其概即今該監人員不過勦襲故常推衍成法而已若欲斟酌損益録舊為新必得精諳歴理者為之總統其事選集星家多方測候

積算累歲較析毫芒然後可為準信裁定規制伏

乞即以邢雲路提督欽天監事該監人員皆聽約

束本部仍博訪通曉歷法之士悉送本官委用務

親自督率官屬測候二至太陽晷刻逐月中星躔

度及驗日月交食起復時刻分杪方位諸數隨得

隨錄一切開呈御覽積之數年酌定歲差修正舊

法則萬世之章程不易而一代之寶歷惟新其於

國家敬天勤民之政誠大有裨益矣疏奏留中不

報

授時曆至元辛巳黄道躔度十二交宫界守敬所
測也至今三百餘年冬至日躔已退五度則宜另
步日躔宫界另以赤道變黄道以合今時在天宫
界從古曆家未有以三百年後仍用三百年前黄
道者而何欽天監之茫然莫覺也考唐志云日躔
宿度如郵傳之過宿度既差黄道隨而變矣元志
云黄道宿度據歲差每移一度依術推變嘉靖初

樂頀掌監事上言歷經即歲差以推變黃道六十七年該推變一次本監失於推變頀又嘗語人云往年在監未奉史正甚為遺憾頀有文集可考也

胡大統不是之察也

元大都即今順天府授時歷大都測影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夜刻反是洪武初南京測影夏至晝五十九刻夜四十一刻冬至反是令欽天監以授時大都之歷法布洪武南京之刻

漏冬夏二至各差三刻以故正統十四年歷冬夏至六十一刻想監官以漏記之覺其差而改者人驗以為異而不知為順天測影宜然之數也夫冬夏二至盈縮之始二至既差則分至以次皆差然則一期之中盈縮損益有一日一時一刻之不參差者乎以是而頒行天下為民授時空使人夢中度日骨董瞢䁅也

西洋歷

徐光啓修歴十事疏其一議歲差毎歲東行漸長漸短之數以正古来百五十年六十六年多寡互異之説其二議歲實小餘昔多今少漸次改易及日景長短歲歲不同之因以定冬至以正氣朔其三每日測驗日行經度以定盈縮加減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月躔其四夜測月行經緯度數以定交轉遲疾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月離其五密測列宿經緯行度以定七政盈縮遲

疾順逆違離遠近之數其六密測五星經緯行度以定小輪行度遲疾留逆伏見之數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推步淩犯其七推變黄赤道廣狹度數密測三道距度及月五星各道與黄道相距之度以定交轉其八議日月去交遠近及真會似會之因以定距午時差之真率以正交食其九測日行考知二極出入地度數以定周天緯度以齊七政因月食考知東西相距地輪經度以定交食時刻

其十依唐元法隨地測驗二極出入度數地輪經緯以求晝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有無先後多寡之數因舉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西洋人龍化民鄧玉函同襄歷事疏奏報可

李之藻請譯西洋歷法疏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龐廸我龍化民熊三拔陽瑪諾等諸人慕義遠来讀書談道俱以穎異之資洞知歷算之學攜有彼國書籍極多久漸聲教曉習華音在京仕紳與

講論其言天文歷數有我中國昔賢談所未及者凡十四事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體皆圓皆以三百六十度算之地徑各有測法從地窺天其自地心測算與其地面測算者皆有不同二曰地面南北其北極出地高低度分不等其赤道所離天頂亦因而異以辨地方風氣寒暑之節三曰各處地方所見黃道各有高低斜直之異故其晝夜長短亦各不同所得日影有表北影有表南影亦

有周圍圓影四曰七政行度不同各自為一重天層層包裹推算周徑各有其法五曰列宿在天另有行度以二萬七千餘歲一周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不當指列宿之天為晝夜一周之天六曰月五星之天各有小輪原俱平行特為小輪旋轉於大輪之上下故人從地面測之覺有順逆遲疾之異七曰歲差分杪多寡古今不同蓋列宿天外別有兩重之天動運不同其一東西差出入二

度二十四分其一南北差出入一十四分各有定筭其差極微從古不覺八曰七政諸天之中心各與地心不同處所春分至秋分多九日秋分至春分少九日此由太陽天心與地心不同處所人從地而望之覺有盈縮之差其本行初無盈縮九曰太陰小輪不但筭得遲疾又且測得高下遠近大小之與交食多寡非此不確十曰日月交食隨其出地高低之度看法不同而人從所居地面南北

望之又皆不同無此二者食分乃審十一曰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二十分而以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作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為減差十二曰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之時近於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漸近於午則其差時漸少十三曰日月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

以用器轉測十四日節氣當求太陽真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黄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匀分凡此十四事者臣觀前此天文歴志諸書皆未論及或有依稀揣度頗與相近然亦初無一定之見惟是諸臣能備論之不徒論其度數而已又能論其所以然之理葢縁彼國不以天文歴學為禁五千年來通國之俊曹聚而講究之窺測既核研究亦審與吾中國數百年來始得一人無師無

友自悟自是此豈可以踈密較者哉

歳差考

歳差法堯時冬至躔在虛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春分在胃十二度秋分在氐十度至唐開元大衍歴冬至日躔在斗十度夏至在井十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宋統元歴冬至在斗二度夏至在井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在軫七度此歴代之歴可驗者如此然雖有進退其度不出一

舍前後蓋天運星行動體也未免或前或却小有不齊歷家步算乃死法耳安得與天相符故曰歲差後世隨時占候修改求與天合又不得不然也漢自鄧平改歷之後洛下閎謂八百年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太初歷已差五度而閎未究蓋古之爲歷未知有歲差之法其論冬至日躔之宿一定而不移不知天日會道不得均齊餘分積久度數必與今歲之日躔在冬至者視去

歲冬至之躔常有不齊之分至晉虞喜始覺其差乃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算之約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約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甚密至唐僧一行乃以大衍歷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自唐以来歷家皆宗其法大衍法有云日躔一歲行周天度未徧而日已至故每歲有不及之分約天一度為三千四十分計一歲不及之分三十有六大積而至于八十三年則

差三十四十分為差一度矣然猶未至也至元朝郭守敬算之約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而歲差始為精密至今三百餘年臺官推演又多不合天道識者往往奏請再改歷元以正歲差嗟乎天動物也進退盈縮未免少有不齊一定之法不可拘也劉焯取虞何二家中數定以七十五年當時善矣至唐而復差僧一行以八十三年時為合天矣至宋元之交而復差許衡郭守敬定

以六十六年當時以為精矣至今又復有差然則一定之法顧可拘執也哉况法亦自有權宜者如定歲之法四期餘一日之數分於四期則二至之定每疑於絲忽之間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定日之法一日變為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每月三十日一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畫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畫之前後以為朓朒

故定朔每疑於一晝之間要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如日月交食之法時刻分杪最為精微及至半杪難分之處亦須酌量以定無常凖焉夫至之繇忽朔之一晝食之半杪積之歲久則皆差失不合原算矣以天道不齊之動加以歲久必差之法欲守一定之算夫安可得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此為至當堯時冬至在虛於今豈可固執也哉

唐順之勾股測望論勾股所謂矩也古人執數寸之矩而日月之運行朓朒進速之變山谿之高深廣遠凡目力所及無不可知葢不能逃於數也勾股之法横為勾縱為股斜為弦勾股求弦勾股自乘相併為實平方開之得弦勾弦求股勾弦自乘相減為實平方開之得股股弦求勾同法葢一弦實藏一勾一股之實一勾一股之實併得一弦實也數非兩不可行因勾股而得弦因股弦而得勾

因勾弦而得股三者之中其兩者顯而可知其一者藏而不可知因兩以得三此勾股法之可通者也至如遠近可知而高下不可知如卑則塔影高則日影之類塔影之在地者可量而人足可以至於戴日之下而日與塔高低之數不可知則是有勾而無股弦三者缺其二數不可起而勾股之法窮矣於是有立表之法蓋以小勾股求大勾股也小勾股每一寸之勾為股長幾何則大勾股每一

尺之勾其長幾何可知矣此以人目與表與所望之高三相直而知之也人目至表小弦也人目至所望之高大弦也又法表為小股其高幾何與至塔下之數相乘以小勾除之則得塔高葢横之則為小股至塔之積縱之則為小勾至塔頂之積縱横之數恰同是變勾以為股因横而得縱者也勾股弦三者有一可知則立表之法可得而用若其高與遠之數皆不可知而但目力可及如隔海望

山之類則勾股弦三者無一可知而立表之法又窮矣於是有重表之法葢兩表相去幾何為影差者幾何因其差以求勾股亦可得矣立表者以通勾股之窮也重表者以通一表之窮也其實重表一表也一表勾股也無二法也

崇禎七年山東叅政李天經疏七政之餘依新法則火土金三星本年九月初旬會於尾宿之天江左右木星於是月前犯鬼宿之積尸氣一時五緯

已有其四非必以數合天即天驗法之一據也從來歷家於列宿借星有經度無緯度雖回回歷近之猶然古法故臣等所推經緯度數時刻與監推各各不同如本年八月秋分大統歷算在八月三十日未正一刻新法算在閏八月二日未初一刻一十分相距兩日臣於閏八月二日同監局官生測太陽午正高五十度零六分尚差一分入交推變時刻應在未初一刻一十分脗合新歷隨取輔

臣徐光啟從前測影簿數年俱合春秋傳曰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語可為今日節變差訛之一証葢太陽行黄道中線追二分而黄道與赤道相交此晝夜之所以平而分應所由起也追二至則過赤道内外各二十二度有竒夫過赤道三十三度為真至則兩道相交於一線詎不為真分乎太陽有平行有實行平則每日約行若干而實則有多有寡不獨秋分為然謹將諸曜會合凌犯行度開

具禮部委司官同監局官生詳議以聞

春明夢餘録卷五十八